

毛泽东领袖群体的伟大风采

——1962年七千人大会侧记

• 刘祖荫 •



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,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,又称七千人大会,我的亲身经历,使我感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和正确。

那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,连续三年农业欠收,工业大减产,市场商品匮乏,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

那时,我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,我带领两个秘书,作为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、第一副司令员文年生中将的随员参加会务工作。当时与会的条件是:地方县委以上的一、二把手,军队师以上党委的主要成员。广州军区30余人挂了一节软卧车箱前往北京开会。我们与武汉军区的代表同住北京翠微路海军专家招待所。军队代表不单独编组,参加各自所在的代表团,我们与广东省地方干部编在一起,他们住友谊宾馆,归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领导。

这次会议与我历次参加的会议不同,不是一开头就开大会听报告,而是发下刘少奇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草稿,让大家评论,征集修改意见。报告列举12条成绩、4条缺点错误、16条经验、1962年的生产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奋斗目标。

与会代表一议论,就提出许多尖锐问题:为什么饿了两年饭?是大跃进,还是大跃退?是“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”,还是“七分天灾、三分人祸”?人民公社不办是否好一些?要不要客观条件?批“条件论”或“唯条件论”对不对?是不是“左”

比右好?“左”倾错误是方法问题,而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?搞了那么多运动,那么多大办,还要不要实事求是、调查研究?能不能用具体指标、数字来确定“左”或右的问题?是不是说老实话的人吃亏,而说假话的人占便宜?摆出一些省区的严重问题,如河南大刮“共产风”,甘肃“洮河上山”,超负荷劳动使众多妇女子宫下垂,安徽某些地区,仅公路两旁像个样子,离开公路则“村村带孝,家家死人”。这就涉及某些省委领导,甚至中央的民主作风问题。中央要不要负责?不少干部在反右倾中挨整,多数干部在高指标、拔白旗压力下一直喘不过气来,满肚子委屈,越说越有气,大会简报中反映了讨论中浓烈的火药气味。

从大会预备会起,中央就提倡发扬民主,会议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四句话:“白天出气,晚上看戏,两千一稀,大家满意。”中央常委分头参加各大代表团会议,刘少奇去安徽,朱德去山东,周恩来回福建,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。

讨论了半个月,我们才接到开大会的通知。军区代表团只有一张旁听票,我带来的两个秘书和文年生的秘书都不能与会,记录任务全部落在我一人身上,随员们进不了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厅,仅在一个小会议室里拉线旁听。

1月27日下午开大会,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,刘少奇讲话,按照我的经验,准是宣读定了稿的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,那会

发文件的,我作不作记录关系不大。不料刘少奇没念稿子,却离开《报告》阐明精神实质。他的湖南口音,我一时适应不了,终于适应了,我奋笔疾书起来。

刘少奇分析了国际、国内形势。他说:“我们原来以为,在农业和工业方面,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,现在不仅没有进,而是退了许多,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。所以如此,一条是天灾,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,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;还有一条,就是从1958年以来,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。哪条是主要的,要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。犯错误的原因,一是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。二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,有了骄傲自满情绪,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。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、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。

刘少奇进一步阐明: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指标,进行一些不适当的“大办”,要在全中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,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、等价交换的原则,刮“共产风”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,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,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,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,没有在党的组织、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,就草率地加以决定,全面推广,而且急促地要求限期完成,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,违反了党的生活、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,这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。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,要求又过急,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,使下面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,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,没有时间去开群众大会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,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。到后来有些地方完

全依靠命令办事,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“瞎指挥”,有时也开些群众大会,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,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;同时,在党内和群众中,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,这样,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,不敢讲真话,也不让讲真话。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、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,使上下不能通气,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,长期拖延不能改正。

对彭德怀冤案,刘少奇说:彭德怀信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是符合事实的,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,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,也并不算犯错误。但,仍以反党小集团和国际背景为由,没有平反。

对三面红旗,刘少奇说现在不取消,要继续保持,说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,但是经过5年、10年以后,我们再来总结经验,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。

刘少奇向全党发出警报: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,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,那么,我们党会变成什么党呢?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?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呢?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?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?

1月28日、29日分别由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林彪讲话。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自我批评,讲了克服困难的办法。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,他讲了“五好”(人民好、党员好、党的传统好等等),要求恢复党的优良传统,恢复老章程,要实事求是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,还有上游可争,有实事求是的上游,有发扬民主的上游。

林彪讲军队工作,说了三八作风、四好运动,活学活用毛泽东思

想。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,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,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,或者用“左”的思想,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。如果听毛主席的话,困难会小得多,弯子会少走得多。整个会议上,就是他一个人离开实事求是、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,用个人崇拜来总结经验教训,为其后个人崇拜恶性膨胀,毁了毛泽东集体埋下了祸根。

1月30日,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,中心讲民主集中制,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,让群众讲话,有了错误,一定要作自我批评,让人批评。他讲了汉高祖刘邦礼贤下士的故事。刘邦历来轻视儒生(毛泽东解释儒生的定义,即今天的知识分子),刘邦见了儒生就骂粗口,甚至摘下儒生的高帽当尿壶用。儒生酈食其求见刘邦,刘邦坐在床上由两个女人帮着洗脚,客人来了,照洗不误,酈生长揖不拜。刘邦问:“你是何人?”酈生说:“我是高阳酒徒。足下要助秦攻打诸侯,还是率领诸侯攻打秦王朝?”刘邦骂道:“竖儒!天下苦秦久矣,我怎么会帮助秦王朝?”刘邦问酈生于酈生,酈生说:“你洗脚见客,不是尊重长者的态度。”那时酈生60余岁,刘邦正当壮年,故酈生自称长者,于是刘邦停止洗脚,整理衣冠,请酈生上座,表示了歉意,酈生就给他出主意破秦。因为刘邦听得了批评意见,他得了天下。而楚霸王项羽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,听不得批评意见,连忠心耿耿亚父范增的意见也听不进去,最后演出了《霸王别姬》。今天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是听不得批评,你往那里一坐,本来很热闹的会场,马上没人说话。平时养成坏风气,你就别坐在那里了,让大家说话么!凡是这样的领导,如果不改,总有一天,他会“别姬”的。毛泽东说:“没有充分的民主,就不可能集中;没有充分民主,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,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。”

毛泽东的讲话风趣、活泼、亲切自然。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。我奋笔捕捉扩大器里播送出的每一句话，唯恐漏掉什么，哪怕漏一句，将来会成为终生遗憾似的。

毛泽东说：“凡是中央犯的错误，直接的由我负责，间接的我也有份，因为我是中央的主席。”他不同意一些人不要他作自我批评的意见。他说：“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。”

这在会上引起震动。当时党里有这样的迷信：说毛泽东绝对正确，有些事办错了，也是歪咀和尚念错经，是下面的错。这次，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。

毛泽东还讲了他对工业所知甚少，对农业熟悉一些，但对农业的许多学科，如生物学、土壤学等等，仍是所知有限。民主革命，我们搞了几十年，碰了几次大钉子，我们才摸到规律。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有很大的盲目性。社会主义经济，对我们来说，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。今后要下功夫调查它、研究它，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。弄清楚它的规律。他指出：中国的人口多，底子薄，经济落后，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，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，我看是不行的。

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人的讲话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，有些代表团要求揭盖子，前一段会议，仍有些人不让人家讲话，在会上以眼色、语气、态度不让人家讲话。有位省委书记托人向刘少奇说：希望他讲讲鼓干劲。刘少奇说：不要有话不讲，在北京把气出完，回去就舒畅，个别人气没出完，问题不大，多数人这样，问题就大了，这不可能鼓干劲。气没有出，没有出完，要人家鼓干劲，气就更多。要鼓干劲，首先要出气，要充分发扬民主。这时，遇到一个难题：春节（2月5日——7日）。中国人老风俗，都想回去过团圆年，会议眼看要和春节撞车。如就此散会，势必和

广大干部的愿望相矛盾。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心里话在中央主持的会议上讲出来。有一位代表给中央写信，说他抱着一肚子希望，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，现在看来不行了，针对这一情况，毛泽东建议会期延长，他说：为什么要回家过团圆年？七千人在一起过个大团圆年不好吗？正因为这一决定，春节前一周，大家安下心来开会，该说的说了，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，心情都舒畅了。

春节放了两天的假，每人每日发过节费3元，伙房添了菜。文化部给各代表团发足电影片子，从上午9时直放映到晚上9时，一部接一部，息人不息机。那天晚上开春节联欢大会，人民大会堂全面开放，大大小小的会议厅，包括走廊都有文艺节目。我们爱看京戏的就到万人大厅占位子，那时北京仍有君子之风，先去一个人，脱下大衣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，每样占个位子，北京人很有礼貌，只要见座位上有东西就不会去抢座位，就这样，我们在前排占了几个好位置，刚坐好不久，忽然灯光通明，舞台上帷幕徐徐拉开，却是一座空台，只见左边舞台侧后，周恩来先露面，一摆手势，毛泽东、刘少奇领头，

中央首长一长列走到台口，会场顿时掌声雷动。毛泽东等人边走边鼓掌，边招手示意。我们坐在前排，看得可真切了。这是我生平瞻仰毛泽东距离最近，看得最真切的一次。

多数代表团已经达到预期目的，中央决定，除个别代表团留京解决问题外，大会宣布散会。我们是搭乘罗端卿总长专机返回广州的，他正要去南方视察。同机的有陶铸、王任重、赵紫阳、文年生及其随员。那天，大雪纷飞，白茫茫一片，我担心起飞不了，不料专机突破厚厚的激荡的云层，在引擎轰鸣声中直穿云霄，安全南飞，当时我想，这是个好兆头！

七千人大会正如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肯定的：是从1962年至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发展的政治措施之一。初步总结了“大跃进”中的经验教训，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会议前后又为“反右倾”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，尽管它也有不足之处，但它无法掩盖毛泽东领袖群体智慧的伟大光辉。○

廉 政 歌

一身正气不怕鬼，刚正不阿立场坚；
二袖清风拒贿赂，贪污盗窃不沾边；
三不特殊师表好，平易近人品德先；
四肢不惰乐勤奋，任劳任怨不计钱；
五官端正听五言，忠言逆耳记心间；
六不坑人耐教诲，不忘群众人民先；
七不卡要品德廉，秉公办事无缺陷；
八不威风永不偏，甘当公仆作奉献；
九不称雄民主谦，立党为公经济建；
十不败党纪律严，永保廉洁节不变。

（黄怡 荐）